

历史原来这么有趣 · 清朝卷

这是大清开国史 努尔哈赤



他的身上，写满了饱经风霜的落魄贵族气质

他的眼中，弥漫着望向远方的怒火与野心

他的脚下，走出了一条神话般不可能的逆袭之路

这个雪里来，血里趟，水里去的男人

来时冷冷清清，生平轰轰烈烈，去时清清淡淡

一个统帅，他最大的威胁，
不是战场上对面的敌人，
而是身后的将领和千军万马。

历史原来这么有趣 · 清朝卷

这是大清开国史

努尔哈赤

墨香满楼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

这是大清开国史·努尔哈赤 / 墨香满楼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7

(历史原来这么有趣·清朝卷)

ISBN 978-7-113-20229-3

I . ①这… II . ①墨… III . ①中国历史—清前期—通俗读物 ②努尔哈赤 (1559 ~ 1626) —传记—通俗读物
IV . ① K249.09 ② 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7666 号

历史原来这么有趣·清朝卷

书名：这是大清开国史（努尔哈赤）
作者：墨香满楼著

策划编辑：祝松

责任编辑：吕艾 编辑部电话：010-51873156 电子邮箱：lvwen920@126.com

封面设计：陆仁

责任校对：龚长江

责任印制：赵星辰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网 址：<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2.5 字数：192千

书 号：ISBN 978-7-113-20229-3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

电话：(010) 5187317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 51873659

让历史指导我们前行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我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似乎总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一些看上去像自己又不像自己的人和事儿。

昨天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我们，今天的我们就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车轮，而我们都是混迹在这个车轮上的蝼蚁，历史有历史的规则，也有自己的玩法，一个不了解历史的人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历史的车轮边沿攀爬。

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似乎和我们今天关系不大，当然，这只是似乎而已。事实上，历史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那些历史上成就大业的人都是了解历史的人，即便是当今社会有大成就的人，对历史也是如数家珍。

了解历史并不能帮助我们开发软件，也不能帮助我们提高股票的收益，但是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告诉人们如何在众多的软件高手中脱颖而出，告诉人们如何在烟雾缭绕的股市中掌握方向。

了解历史能让人知道大势，而不是告诉人们小情。

一个不掌握大势的人，事情做得再到位，那也是徒劳无功；一个掌握大势的人，即使事情做得有瑕疵，也能事半功倍。

了解历史，是一件能让我们用最少的精力取得最大回报的好方法。

历史上这些人的成功是我们必须吸取的经验；

历史上这些人的失败是我们必须规避的风险；

历史上这些人那时那刻的决定值得我们深思；

历史上这些人那时那刻的犹豫值得我们总结；

.....

历史不应该被忽视，更不应该被遗忘，历史上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总结，历史上有太多的人物需要我们去分析。

值得庆幸的是，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历史，并且开始动手写历史人物与故事，从当年明月到墨香满楼，又到如今的皓月清风，他们是一个又一个传

道士，他们用自己的笔宣扬着历史上的文化，用自己的心昭示着新时代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关注。

他们不止继承，更是改变，改变了历史的通俗写法，让历史变得更轻松，变得更幽默，更适合现代人们的阅读习惯。但是轻松不是恶搞，幽默不是失实。新写法体现出他们对历史的新认识，他们用自己的笔墨让我们感觉历史原来和我如此地接近。

墨香满楼

引 子

我一直以为，人们不该忘记历史，无论它是繁荣还是衰败，动荡还是安宁，开放还是封闭……

我一直坚持，人们不该总是强调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问题。

什么是历史，什么又是高度？

我们就是历史，又怎么能够站在自己身上？

我们就是高度，又如何能攀登上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历史的人物，我们死后，也会有人写我们的历史，就如同我们写别人的历史。

历史教给我们什么？我们一直在思考。

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就和人生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一点想法我们可以统一，那就是，站在现在，回望过去。我们希望，能够对已经故去的人和事，怀有满腔的敬意与温情。

翻开历史，我们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论正直还是奸诈，忠诚还是背叛，胸怀天下还是经营小家……我们都会有一种冲动。

我们希望，过去的悲惨不会重蹈，往日的荣耀能够再现。

清朝，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因为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在思考古代社会的问题时，往往过于把目光投向这个灭亡刚刚一百多年的朝代，往往把目光投向那些背上了沉重历史债务的人。

说到光绪帝，我们说他是有理想的明君。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他的理想和亿万民众何干？他只是想维护他爱新觉罗氏的国家而已。

说到李鸿章，我们说他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外交人物。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除了签订那些条约，他还干了些什么？兴办洋务，建立海军，创立淮军，他能做的都做了，不能做的他也做了。他难道希望背上历史骂名？

每个人在历史上都会有历史的无可奈何。

每个人在历史上都会有自身性格的鲜明展示。

没有人是圣人，孔子尚且鄙视农民。

清朝，只是恰好在历史的某个转折点走到了尴尬的位置上。

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更是如此。

努尔哈赤，一个旧式奴隶主的后代，童年遭遇到后母的抛弃，少年流落民间，青年成为军人，壮年起兵创业，中年小有成就，晚年愤懑死去。

他的一生，究竟有何意义？

他统一了东北，他统一了女真族，他建立了后金国。

可是，他的民族性格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的后代进入中原，实行的民族政策更是令人难以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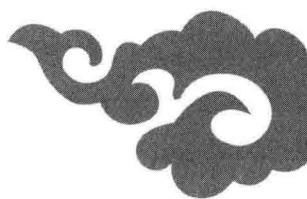
他的保守，也毫无保留地传承给了他的后代，以致清朝的封闭政策遗祸千年。

但是，努尔哈赤已经死去，我们丧失理智的评论不能改变任何现状。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对这么一个矛盾的人做一点公正的评价。

这就是《这是大清开国史·努尔哈赤》的创作动机。

是对是错，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目录

Contents

引子

第一章 神话在寂寞中发芽

不塑金身难称雄	1
几经折腾的家族	4
后母给出的红牌	7
乱东北的丧家犬	10

第二章 何去何从的荒唐青春

所谓的的早期修炼，那都是把人生倒着看	13
爷爷与外公杠上了	15
这次不止是无家可归	17
脚踏七星，忙着逃命	20

第三章 逆袭都是逼出来的

死得太窝囊的阿台	23
----------	----

死得太憋屈的父祖	25
给我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27
奇迹，永远出自别人的口	29
与子成说，背后的交易	30

第四章 从自己有事业开始

我能容忍一切，除了背叛	33
天衣无缝的巧合	34
从此建州是我家	36

第五章 强大的对手只是烘托

得了便宜要卖乖	41
话不投机的四方会谈	42
从此我一家坐大	44
制度要不断进步：牛录的诞生	48
远交近攻的公关政策	50

第六章 流产的美人计

打累了就坐下歇歇	57
红颜祸水，三声哀叹	58
吞并哈达部	59
消灭辉发部	60
清除乌拉部	62
叶赫：一个像样的对手	65
挽歌：天之亡我，非战之罪	67

第七章 后金国的锻造

创造满文	69
创立八旗	70
和谐是要有所牺牲的	72
定官制，建后金	73

第八章 双城祭

打你我有七大恨	75
抚顺：假如真有名字这样美	77
清河：自作主张的牺牲品	79

第九章 人生能有几个萨尔浒

不太顺利的誓师仪式	85
带着部队往地狱里冲的杜松	90
中看不中用的三才太乙阵	93
委屈死的刘𬘩东路军	96
李如柏：我只出来画成句号	100
明朝之败，祸起萧墙	102

第十章 东北不是汉家地

开原铁岭继续丢	105
熊廷弼的来与去	108
袁应泰的脚后跟	117
一动感情，丢了沈阳	119
狠赌一把，输了辽阳	120
熊廷弼，辽地没你实在不行	123

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 131

第十一章 膨胀的罅隙

女真人留可的一生	135
当个农民不容易啊	137
冲突不断的一桌人	140
后金五大臣的离世	145
不偏倚的八王理政	150

第十二章 永远过不去的坎

张鹤鸣在胡闹	155
王在晋爱空想	158
这个人，了不得	161
孙承宗会防守	164
宁远城与关锦防线	170
高第只能逃跑	172
袁崇焕不怕死	175
从未有过的失败	177
红夷大炮伤裨王	182
屠岛泄恨：觉华岛的悲剧	186

第十三章 那个推不掉的节日

最后的礼物：蒙古	187
最后的遗憾：汗位	188
最后的倾诉：功过	189



第一章 神话在寂寞中发芽

不塑金身难称雄

当我们把历史的指针拨回到公元 1559 年，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聚焦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偏远山村，那里，恰如若干年后的史书记录，正悄然地凝聚起一团缥缈的紫气。

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这年冬天，群山环绕的赫图阿拉寨(今辽宁新宾境内)遍地银装，像往常一样沉浸在一片寒风料峭的静谧之中。

这时，从当地一户人家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紧接着混杂进一个雄壮的欢笑声。镜头循声而去，透过门扉：这是一户奴隶主贵族的家庭，卧室里进进出出忙活着一些下人，偌大的床榻之上凌乱地躺着一个疲惫而面带笑意的女人，接生婆满脸堆笑地站在一边，威严的一家之长托起一个新降生的男婴乐不可支地哈哈笑着。他把美好的祝福都许向这稚嫩的生命，希望他日后智慧，骁勇，心怀壮志，给他取名“野猪皮”，乳名小罕子。

这个新生命小罕子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紫气东来所预示着的神话，拨动历史弦脉的手指的主人，后金政权的创建者，百姓拥戴的老罕王，大清王朝的奠基人，被后世尊奉为一代君王——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结果决定性质。如果不看几十年后的结果，谁也料想不到这个静悄悄来到世间的孩子竟会那样地伟大。很多事情都是不会有结果的——对，没结果，开开花就够了。而一旦结了果，那就需要花点心思回头再粉饰一番之前的含苞待放时。

草根一旦成名，首先要做的就是昭告天下所有其他草根：我并不是草根！这在白手起家的帝王身上尤为重要。一个神话的崛起，免不了神秘色彩的遮

羞：英雄不看出处，帝王不能没有出处！

努尔哈赤一生成戎马，只顾着骑在马背上打啊打的打天下，可能无暇顾及，也可能为人低调，根本没有想到回头去文饰渲染一番自己的身世。后来他的子孙接过手来，稳定住了格局，管辖了大片疆土，统治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坐拥了权力的巅峰。这才入乡随俗，随着五千年的文化“俗”了一把。

怎么个“俗”法？

封建社会讲资历，重出身：伯仲叔季，立长不立幼。一个一穷二白的草根，昨天还和我平起平坐，一夜之间，这就爬到了我的头上？这让那些同为草根的人情何以堪？情不堪，心不愿，当然人心不服。不过，往好处看，草根的成功是为逆袭树立了榜样：看到没？像我这样干，你就能干出大事业。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但是，作为帝王，这种榜样作用万万树立不得：一山从来不容二虎！

那怎样才能化解这种心理，避免这种模仿？

塑金身！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把人从头到脚地包装起来，把整家子祖宗十八代都包装起来。

于是就有了努尔哈赤神奇的出身。

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是十月怀胎，然而据《清史稿》记载，努尔哈赤的母亲却是怀了十三个月的胎。

秦始皇的母亲十二个月怀胎生下了秦始皇，努尔哈赤比秦始皇还多待了一个月。这是天降奇才的表征，以显示他的与众不同。但是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不是不可能。

你以为这样就算了？不。这只是对努尔哈赤个人的包装，接着开始进行对他祖先的包装。怎样的包装才到位？那就是把一切过去的、模糊的印象都推到神秘的、不可知的领域。神学也是这样，把结点都交给神灵。你要争？找神灵争去！

相传很久以前，有仙女三姐妹来到长白山附近一潭人间仙境似的湖里戏水，一只神鹊飞来，衔着一枚红色果子，飞落在她们放衣服的岩石上，把果子留在了三妹佛库伦的衣服上，清啼一声便飞走了。



三仙女上岸穿衣，佛库伦一眼就看到了留在衣服上的红色果子。她反复地观看，不忍丢弃。她拿着不方便穿衣，放下又怕沾污，于是把它含在了嘴里。但一不下心，果子滑进了肚里。顿时感到下身沉重，如千斤坠体，怎么也飞不起来。大姐和二姐检查了一番三妹的身体，说：“这是天授妊娠于你，你产后再回去吧。”说完告别佛库伦，飘然而去。

没多久，佛库伦就产下一个男婴，取名布库里雍顺，姓爱新觉罗——这就是努尔哈赤的祖先。这个男婴落地便能开口说话，几天就长大成人。佛库伦把吞果怀孕的来龙去脉都讲给了他，叮嘱道：“你是上天的后裔，天意指示你平息暴乱，安邦定国。你就往那儿去吧。”说完让他坐进佛库伦造的木船里，顺流而下。佛库伦凌空而起，飘然升天。

布库里雍顺漂流到一处人烟聚集的地方，弃船上岸，凭借自己出众的外表和拔萃的才能，平定三姓之乱，被当地民众惊为天人，很快被推举为首领，建立后来被称为“满洲”的国家。

这一竿子就捅到了很久以前，久远到年代都无法考证。

能考证才怪！说了是传说，当然就是不想告诉你时间。省得你哪天吃饱了撑得想去调查一番——因为传说多半经不起调查。

这样的塑金身法，是屡试不爽的一种手段。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没有这样的金身根本不好意思称伟大。为了证明这是权威，我再列举几个权威：

黄帝的母亲附宝野外祷告时被雷击中，全身麻痹，因而有孕，怀胎二十四个月，在五彩祥云、百鸟朝凤的瑞兆之下，生下黄帝。

炎帝的母亲任姒看到天空金光万丈，一条巨龙腾空而下，身体感应，怀孕，二十个月后产下一个红球，裂开后里面坐着炎帝。

舜的母亲握登梦见一道绚丽的彩虹冲天而起，惊醒后发觉身体有孕，生下了舜。

禹甚至不是从母亲肚子里出生的。禹的父亲鲧因治水不利等原因被处死，尸体长久不腐烂，天帝惊恐，派勇士祝融用吴刀剖开他的身体。这一剖，就蹦出了禹。

商朝始祖契的母亲简狄野外沐浴时，看见燕子（当时叫做玄鸟）飞来并在她衣服上产下了一枚五色彩卵，她穿衣时捡起来含在嘴里，误吞下肚，因而怀孕，破胸产下契——这契的出生与努尔哈赤祖先的出生是不是有着异曲

同工的妙处？

周王朝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嫄，履巨人脚印而怀孕，生下后稷。

……

塑金身就是有这样的效果，虽然大伙儿明知道镀在身上的不是真金，但是看着这一身的金光灿灿，看得久了，也就宁愿相信这是确确实实的了！

谎话说一遍听着还是谎话，当说第一百遍时听上去就是真话了。所以，政治家说谎从不脸红。他们的话，无论真假，在他们权力的驱使下，过不了几天就都是真话。

又有写历史的御用文人，手握一支金不换，不求流芳百世，也不求文采传世，只求能讨皇帝开心，安安乐乐地度过这辈子。怎么个讨好？直接歌颂皇帝？那奉承的嫌疑大，弄巧成拙反倒令皇帝烦厌。不如赞美皇帝的祖先，不露声色地讨好皇帝。

但凡是人，一说到自己，难免会警觉起来。但如果说的是自己的前辈，相隔有几代的，那这警觉就不那么重了，又能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前辈与自己的关系，因而这赞美在自己身上也氤氲开来。

于是《清史稿》就出现了这样的形象，大约史官在梦中见过：太祖（努尔哈赤）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大致就是说努尔哈赤仪表堂堂，志向高远，很有内涵，声音洪亮，记性很好，有领袖气质。

努尔哈赤雪里生，血里走，水里去。来得冷冷清清，走得轰轰烈烈，去得清清淡淡。他或许想不到，走了那么久，后世还是不断有人叨扰，热热闹闹。

后世的热闹，一点也安慰不了努尔哈赤出生时的冷清。

几经折腾的家族

前面提到了关于努尔哈赤祖先的传说，发生在很久以前，到底有多久呢？翻阅各种史料，没有明确的答案，只能说关于他祖先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

现代史学家一般认为女真族与东北最早的民族——肃慎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肃慎从舜禹时代开始和中原有联系。周武王时，肃慎朝贡，并臣服

于周。

由于当时女真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就没有自己历史的记录。甚至连努尔哈赤的姓氏，至今也还是一个谜。

我们不用过分抓着这些源远流长、查无实据的民族历史不放，把它留给考据学家吧，我们总不该抢了别人的饭碗。

可以肯定的是，女真族在中国历史上几经沉浮，不断地循环着兴盛——衰亡——兴盛的局面，就像现在股市里流传的一句话：冬天之后必是春天，夏天之后就是秋天。

照着这个风水转盘循环地转，努尔哈赤家族在女真的历史上有显赫，有没落，就像市场价格一直围绕着商品价值上下波动。恰恰在努尔哈赤父亲这一代处于没落的时段，这对于整个家族而言没什么，但对于处在这个时间段的具体的家族成员来说没落的凄凉感不言而喻。

努尔哈赤的出生是冷清的，像窗外的大雪，只顾无声地下，从没有人来问津。

儿子出生，父亲毕竟是高兴的，尤其是郁郁不得志的父亲。于是父亲把自己的一腔宏愿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在努尔哈赤的家族史上，有详细记载的人物是从他的六世祖开始的。

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曾经打遍辽东无敌手，应明成祖朱棣的招抚，受封建州卫指挥使，后来猛哥帖木儿所部从建州卫中析出，将全族从斡木河南迁至奉州（今吉林南辉发河流域），另置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任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升为建州左卫都督。

猛哥帖木儿位高权重，家族强盛，人口众多，女真各部纷纷前来归附，每次听从猛哥帖木儿号令前来议事的女真各部首领多达 50 人。努尔哈赤家族一时风光无限。

与此同时，辽东开阳（今开原）的杨木答兀屠城掳掠，裹胁开阳军民千余人，逃窜至斡木河。明朝廷下令追捕，杨木答兀纠集古州女真（七姓野人）300 人围攻明军。生死存亡之际，猛哥帖木儿率部 500 人前来营救。杨木答兀落荒而逃，却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卷土重来，带兵 800 人，杀得明军和猛哥帖木儿措手不及。最后猛哥帖木儿与其长子权豆战死沙场。次子董山被俘。

后来董山被赎回，与叔叔凡察意见不合，发生了卫印之争。明廷正式将

建州左卫分为建州左、右卫，任命董山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后晋升为都督同知；凡察为都督同知，掌管建州右卫。左尊右卑，这样看来，董山是更被朝廷重视的。

这建州左、右卫都指挥使是个什么样的官职？

首先解释下“卫”。明朝军队编制实行“卫所制”，军队组织分卫、所两级，类似于现在市、镇的关系。其中卫设指挥使，统领兵士5600人。卫所归各指挥使司都指挥使管辖，各都指挥使又归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

所以建州左、右卫都指挥使就相当于现在的建州左市市长兼军区司令和建州右市市长兼军区司令，管军事，管民政，是建州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

都督为中央军事长官、大军区司令。明朝以后，为加强皇权，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下设都督同知，位从一品，协助管理辖区的都司、卫所。

“晋升”是相对朝廷而言的。官品在名义上提升，实质上在中央、在建州的权力、地位没有丝毫变化。

成化三年（1467年），董山乘建州卫督指挥使李满柱和建州右卫凡察年迈之机，强起而兼管三卫，颇有统一建州女真之势。

在一次朝贡时，董山受到锦衣卫都督佥事（都督佥事，即军事首长的助手）武忠的大声斥责，刀戟相向，他忍住怒火，回去后便开始造反。明廷打着谈判的旗子，骗董山进馆驿，以“屡掠辽东人畜”为由，斩杀董山及随从，然后发兵5万，伙同朝鲜，血洗建州。

接连着两代人遭到灭顶的打击，努尔哈赤家族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努尔哈赤的爷爷这一代，才勉强有点起色。

他的爷爷叫觉昌安，有兄弟六人，曾经踌躇满志地要干一番大事业。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做到了。史书记载他们兄弟六人被称为“六祖”，江湖人送匪号“建州六侠”。

兄弟六人南征北战，统一了散落在长白山一带的其他女真部落，占领了大块地盘，便改称自己为“六贝勒”（贝勒是满语，王子或诸侯的意思）。这个称呼也反映出了他们当时的地位。

正当觉昌安兄弟几人陶醉于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功绩之时，盘踞古勒城的建州右卫王杲突然崛起，一夜之间成了气候，部族势力的触角四处扩张，